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
第四十八回 高懷德智取天井 宋太祖力戰高平

詩曰：少年膽氣凌雲，共許驍雄出群。
匹馬城西挑戰，單刀薊北從軍。
一鼓鮮卑送款，五餌單於解紛。
誓欲成名報國，羞將開國論勛。

右錄張說《破陳樂府詞》

話說周世宗因北漢結連契丹，舉兵入寇，廷議御駕親征，點兵選將，擇日出師，前隊先鋒高懷德引領本部精兵，直抵天井關下寨。這天井關乃是北漢邊邑。世宗因劉崇攻困潞州，且不去救，反領大兵，祇從天井關而進，此便是圍魏救趙之策也。當時探子報進關去。守關將乃是總兵官李彥能，慣使長槍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劉崇見他驍勇，撥他前來，鎮守這個要緊去處。這日聽了此報，心中大怒，點兵出關。高懷德見關上有兵出來，便結陣以待。祇見北軍隊裏衝出一將，驟至陣前。高懷德抬眼一看，祇見那將生得相貌凶惡，體段猙獰，戴虎頭盔，披金鎖甲，坐下青鬃馬，手執熟銅槍。懷德高聲問道：「來將何名？」彥能答道：「吾乃北漢王駕下，鎮守天井關總兵李彥能便是。汝主既佔中原，奪漢天下，便當知止，為何興兵至此，欲尋死耶？」懷德道：「四海一家，吳越一統，汝北漢不來降順，反敢侵犯天朝，今天子發兵問罪，汝等快快獻關，可免一死。不然，打破城池，玉石俱碎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李彥能聽了大怒，也不回言，拍馬挺槍直刺。懷德舉槍相迎。二將來往奔馳，大戰有二十回合。高懷德槍法如神，名聞天下的，李彥能那裏抵敵得過？復又支持了幾合，殺得大敗而逃。後面匡胤大軍又到，便與懷德一齊掩殺。李彥能引得殘兵，披靡逃進關城，堅閉不出。

匡胤分兵攻打，一連圍了十餘日，城不能下。懷德獻計道：「天井關城郭堅固，難以力攻，當用智取，小將領兵二千，埋伏關旁，乘機進去，君可將兵馬退離關下，詐言出澤而去，約定三日，重來攻打，此關唾手可得。」匡胤大喜道：「先鋒此計甚妙，速可行之。」懷德領兵埋伏去訖。匡胤即時下令，告知諸將，將兵馬緩緩而退。李彥能在關上看見周兵盡皆退去，不知何故，令人出城打聽虛實。回報周兵果然退去，彥能方纔放心，喚下守城軍士將息，縱民出城樵採。第三日，忽報周兵又到。彥能慌令百姓火速進城。那百姓心驚膽破，各不相顧，如山海一般的混進城去。軍士將關門堅閉。彥能親自上城，分兵監守。祇見趙匡胤與史彥超來到關前，大罵道：「汝等鼠賊，若不獻關，打破之時，寸草不留！」言罷，揮兵攻打。李彥能急令軍士打下矢石，周兵方退。時至三更，忽報關後火起。彥能領兵親自來救。驀地裏左邊閃出一將，火光中見的白袍白馬，執手長槍，大叫：「賊將休走！」手起一槍，刺彥能於馬下。刺彥能者，乃高懷德也。

原來高懷德進此計策，假作退兵，自己伏兵於關旁，料著百姓畢竟出城樵採，就在這百姓進城，聞了兵到，慌亂之際，將軍士一齊混進了城，此時也不能盤詰，就好於中做事，便可取關。當時懷德令軍士斬關落鎖，放匡胤人馬進來。匡胤傳下號令：「凡軍士不許騷擾民間，如違斬首。」因又出榜安民，救滅餘火。百姓歡悅。匡胤一心不負高行周遺托，巴不得懷德建功，好圖榮顯，當下記了懷德開關頭功，準備候賞。平明，世宗駕至，諸將迎接進關，各各朝賀。匡胤極稱：「懷德智勇兼全，乃能兵不血刃，首拔堅城，主上之福也。」世宗大喜，大加褒美，賞賚甚豐。懷德謝恩而退。有詩為證：

恩怨雖雲要從明，有時亦可用和均。

不是世宗能釋怨，怎來懷德報功勛？

世宗駕駐天井關，查盤府庫，養馬三日，旨令前軍高懷德進兵，趙匡胤領中軍繼之。不祇一日，兵到懷州。懷州守將張志忠，聽報前關已失，周兵來犯懷州，忙與子張信商議道：「我本是中原舊臣，誤被北漢勢脅，不得已而從之，今周主大兵已得天井關，又來侵犯懷州，不若投降，救此一城百姓，爾以為何如？」張信道：「爹爹所見，生民之福也。」於是張志忠即日出關，詣周營中投降。懷德便令往中軍投見匡胤。匡胤大喜，受了降書，飛報世宗。

世宗駕至懷州，眾將朝見。世宗即封張志忠為本州團練，管理軍民。即令諸將起程。時有指揮使趙晁，與通事合人鄭好謙私相議道：「賊勢甚大，未可輕敵。今陛下就要起程，恐非所利。」鄭好謙竟將趙晁之言奏知世宗。世宗怒道：「何物小醜，出此狂言，敢阻朕師，惑亂軍心耶？」傳旨將趙晁拿下斬首，以警其眾。此時卻值親軍使趙匡胤在側，見世宗要將趙晁斬首，慌忙奏道：「晁之言，忠言也。使群下人人如晁，陛下尚有何患乎，望陛下宥之。」世宗怒猶不息，令左右放了。有詩為證：

北漢勤兵因伐喪，虬蟻撼樹不自量。

旌旗一指兵爭奪，鼠竄狼奔過晉陽。

世宗自懷州起兵，倍道疾行，不十日，大軍已到澤州，放炮安營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北漢主劉崇見攻潞州不下，收兵屯於南岸。又聽報周兵奪去二關，兵到澤州，忙與眾將商議。遼將耶律奇獻策道：「周主此來，本為要救潞州，因見大王攻打不下，反奪去二關，今又仗得勝而來，行軍甚急，他將士疲乏，大王可以逸待勞，乘其疲乏，出兵四面攻之，必獲全勝。」劉崇然其言，即與契丹兵分東西對面安營，若有緊急，彼此出兵救應。若勝了周兵，按兵不動。耶律奇領諾而退。次日平明，播鼓三通，劉崇與副樞密王延嗣，先鋒張元暉在巴公原排開陣勢，兩軍對圓，劉崇見周兵少，心中甚喜。周營中世宗親出，領趙匡胤、史彥超、張永德、鄭恩於正東列開陣勢。劉崇暗想：「如此周兵，易於破敵，不該借契丹之兵，枉費金帛。」心下懊悔不已，對左右道：「我今日與周兵對陣，以決勝負，使契丹見我用兵，令彼心服。」不意楊襄在西營見周兵列陣，行伍整齊，諒是勁敵，即差偏將張威來見劉崇，說道：「周兵雖少，其勢甚銳，大王當量敵而進，不可輕視。」劉崇怒道：「諸公勿言，而阻我軍之氣勢，試看我今日會敵決勝，務要拿住周主，與我姪兒報讎。」忽東北風大作，少刻轉作南風，吹得兩邊軍馬張眼不開，立腳不定。軍中司馬李義奏道：「此風正助我軍之勢，主公便可出兵，戰之必勝。」劉崇深信其言，正欲出兵，有樞密王得中叩馬諫道：「風勢如此，未必助我軍威，李義狂言，可斬也！」劉崇叱之道：「吾計已決，老書生休得妄言，阻我軍心，如敢再言，先斬汝首，然後出兵。」王得中抱慚而退。

劉崇欲親自出戰，一將上前說道：「待末將先挫周兵一陣。」劉崇觀之，乃先鋒張元暉也。元暉拍馬舞刀，衝至南陣，金鼓震野，吶喊喧天。南營裏飛出中軍使樊愛能，挺槍縱馬來迎。兩馬相交，雙器並舉，戰到五十餘合，愛能槍法漸亂，招架不住。副將步軍使何徽見樊愛能要敗下來，綽起大斧，衝來助戰。張元暉力戰二將，全無懼怕。北漢陣上元帥白從輝橫刀躍馬，望南陣衝來。樊愛能何徽抵敵不住，棄戰回馬而走。劉崇見南軍陣勢已亂，親督諸軍衝殺將來，矢如飛蝗，石如雨點。周兵大亂，被傷死者不計其數。世宗見勢已危，祇得引兵親冒矢石，上前督戰。劉崇兵馬大進，如泰山壓卵一般衝來，南兵不能抵敵。親軍使趙匡胤見勢頭不利，對諸將道：「主上危急之時，正我等用命之日，諸軍當奮力禦敵，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。」當有鄭恩奮然怒道：「我等豈可自愛其力，束手待斃？」遂與高懷德一齊出戰。北將劉顯劉達來迎。交馬不數合，鄭恩一刀劈死劉顯，懷德一槍把劉達刺死。南軍見二將得勝，復又扎住了陣腳不退。匡胤身先士卒，與張永德領二千騎斬陣而入，無不以一當百。正迎著劉崇，三人兵器並舉，戰上五十餘合，永德一槍刺去，正中劉崇左肩，劉崇負痛而逃。匡胤驅兵掩殺，北軍大敗，如風掃落葉，兩打殘花。南軍左翼馬瑀見北兵陣勢搖動，躍馬舞刀，從旁攻入，正遇張元暉，兩馬交鋒，戰上四十餘合，元暉力不能支，回馬逃走。馬瑀按住刀，彎弓架箭，一矢正中其馬，那馬負痛直跳起來，把元暉顛翻在地。正遇中軍馬全義殺進，手起刀落，斬元暉為兩段。南陣軍威益盛，聲勢震動山岳。史彥超引數十騎直入漢陣，劉崇將佐不能抵當，祇顧逃命。四下裏周兵圍殺將來，北軍不能得脫，投降者不計其數。有

賦一篇，單道周漢交兵之事云：

北漢主動一時之妄念，周世宗統十萬之貔貅，巴公原連營布陣，澤州城拒險揚旆。趙親軍驅勝敵之騎，張永德絕奔逃之路，馬全義斷其潛伏之兵，史彥超受投降之眾。懷德挾旗斬將，鄭恩怒目張眉。二山英雄無不用命，兩翼將佐各施技能。武侯之妙算如何？方叔之元勳猶在。楊襄耶律喪膽而奔，契丹軍兵縮首不出。一人鼓勇，萬夫爭先。進以鼓，退以金，個個揚威，張其弓，布其矢，人人耀武。左衝右突，兵藏神機，前擊後攻，將嚴入陣。此皆立功塞上之英雄，盡是勒名凌煙之俊傑。

此一陣反敗為勝，都是趙、鄭、張、高、史、馬之力也。其時西營楊襄望見漢軍已勝，按兵不動。及見周兵張勝，長驅攻至西營，急與耶律奇領所部兵逃遁。

那樊受能何徽被張元暉殺敗，投南而走，於路劫掠輜重，為自保之計。又揚言契丹兵大至，官軍已敗，餘眾皆降。世宗聞此消息，遣近臣諭止之。二人不聽，反將使者殺之。時世宗會戰，軍行太急，有劉詞部領後軍繼進，正遇著樊何二人。劉詞問：「車駕何在？」樊受能道：「契丹兵勢甚盛，吾等皆敗，即日車駕走潞州。公後軍祇宜速退，不然，損兵折將，亦是無益。」劉詞大怒道：「君有難，臣當不顧其身而救之，豈言退耶！真狗彘不如也。」遂領兵前進，卻遇北漢兵萬餘騎阻住去路，兵不能行。天色將晚，南風越猛，劉詞揮兵衝擊，軍士皆鼓勇爭先，砍死漢兵無算，餘眾各不能敵，自顧性命，都爬山越嶺而逃。忽山坡後閃出趙匡胤來，因追殺北漢劉崇，得勝而回，遇見劉詞，合兵一處追殺，漢兵十亡其九，勢如山崩。二人直追過南平，乃收回人馬，但見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棄下輜重器械不可勝計。後人有詠史詩以紀之：

殺氣騰騰覆戰場，高平一戰最堪傷。

冤魂千古無窮恨，烏啄餘腥下夕陽。

是夕，世宗宿於野。次日，諸將各各奏功。世宗命各營舖內，得樊何部下馬步諸軍降漢者，盡斬之。潞州守將李筠聞周天子大破漢兵，乃率領眾將接駕進城，朝拜已畢，世宗安慰一番，駐扎潞州，休兵秣馬，宴賞將士。北軍降順萬餘人，發調淮上屯扎。世宗分遣已定，與匡胤等商議道：「劉崇遁去未遠，誰敢領兵追趕？」匡胤道：「臣願往。」世宗大喜，匡胤遂與鄭恩高懷德領兵三千，隨後追來。

卻說劉崇敗走，與白從輝收集敗殘人馬，祇百十騎，晝夜兼行。北兵因高平一敗，膽喪心驚。當時來至一山，軍士飢餓難行，埋鍋造飯，正待舉箸，見塵頭起處，周兵追至，漢兵驚慌無措，棄箸捨食，倉皇奔走，力盡筋酥，苦不可言。匡胤追至二百餘里，見劉崇去遠，追之不及，方纔收兵回奏。世宗道：「朕意必欲掃滅此賊，然後班師。」

忽見樊受能何徽二人俯伏階前，訴辨其敗兵之罪。世宗遂欲斬之，猶豫未決，謂張永德道：「樊受能何徽皆失機之罪，本當斬首。朕以為國家正當多事之秋，將士難得，欲赦其罪，使之立功，卿以為何如？」張永德奏道：「樊何二人，素無大功，冒參節鉞，望敵先逃，殺使拒命，故騙劉詞，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，且陛下欲削平四海，包舉八荒，若不將軍令申明，嚴其賞罰，雖有熊羆之士，億萬之兵，安得而用乎？」世宗聽奏，點頭稱善，令將樊何二人綁至軍前，數其罪而責之道：「遇敵先走，布散流言，搶掠財物，故殺使命，止後軍劉詞，汝等非是不能善戰，正欲將朕當為奇貨，賣與劉崇耳。」即令推出斬之。軍校得旨，將樊何二人斬首，號令諸軍。由是，兵將聞之，各懷恐懼，知朝廷嚴肅，號令維新，不復行姑息之政矣。

是日，世宗親勞諸將。張永德奏道：「親軍使趙匡胤，智勇過人。忘身為國，陛下當待以不次之賞，使人人自勵也。高平之戰，使諸將皆如樊何二人，則陛下大勢去矣。」世宗深然其言，即封趙匡胤為殿前都虞候。匡胤謝恩，奏道：「高平一戰，皆諸將之勞，臣有何功，敢獨受其賞？」世宗道：「卿之功，朕念之不忘，卿毋辭焉，朕自有處。」遂又論功次第，以張永德、鄭恩、高懷德、劉詞、馬全義、史彥超等十餘人盡封為侯，以董龍、董虎、李通、周霸等加為副軍使。又召趙晁前來，厚加賞賜，以旌忠言。諸將齊呼萬歲，謝恩而退。有詩證曰：

出師容易制心難，一念蒼生枕不安。

敵勝高平諸將服，劉崇垂首膽誠寒。

世宗復召諸將商議，欲乘勝兵下河東，一舉而滅之。軍師王朴奏道：「陛下軍威至此，漢兵已經遠道，天威足以震之矣。當復綏之以德，懷之以恩，蕞爾小邦，自必順命，又何必勤兵遠地，親冒矢石乎？如陛下必欲彰其天討，近日北兵凋零，供給不堪，且待時熟年豐，再圖進取，亦為未晚，望陛下鑒納。」世宗道：「先生之言果善，但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朕聞軍易動而難安，乘其大敗而不即平復，使劉崇養成賊勢，復兵入寇，大軍再動難矣。朕意已決，先生且勿言。」王朴見奏不允，默然而退，暗暗嘆息。時岳元福符彥卿亦在隨征，世宗乃召元福符彥卿二人道：「汝等乃朝中老將，深知兵法，今可領兵三萬北征。至河東城下，耀武揚威，以張聲勢，待朕駕臨，徐定攻取之計。」二將領旨，引兵望前而進。令李筠鎮守潞州，自與趙匡胤劉詞王朴等眾，統大軍接應。世宗分撥已定。五月，車駕自潞州起程，竟趨晉陽，直欲臨平城邑，方始回軍。有分教——志勵山河，親身於鋒鏑。氣橫霄漢，盡力於疆場。正是：

欲將圖籍聯一統，怎許彈丸懷二心。

畢竟晉陽安危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